

图书馆
故事会

Qushihui

G

文章

讲话



夏丏尊 叶圣陶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编 吴 格

大师教你读写文章

这本书虽然六十多年前写的，对今天读者说来，仍是十分新鲜，有益的。

图书馆

故事会

G u s h i h u i t u s h u g u a n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文章讲话

夏丏尊
叶圣陶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讲话/夏巧尊,叶圣陶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故事会学者讲坛)

ISBN 7-5321-2040-6

I.文… II.①夏…②叶… III.汉语-写作-基本知识 IV.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6173号

责任编辑:陈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文章讲话

夏巧尊 叶圣陶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1 字数 121,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040-6/I·1659 定价:9.00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羨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藉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谫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读”是唯一的基本功

邓云乡

时间真快，叶老圣陶文作古已经十年了。最近有朋友送来《文章讲话》的复印件，让我写篇读后介绍的文字，我不禁想起十年前老夫子去世时的情况。那年一月份我因事去北京，到京几天之后去东四八条看望老夫子，老人已住医院了。在京办完事回沪之前，打电话去问讯老人病情，说是还可以。但我回沪第三四天早晨，一开电视看新闻，就见到播放老人故世的照片，不禁愕然……现在展读这份一九三八年二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文章讲话》复印件，下面注着一行小字：“与叶圣陶合著”，寒窗凝思，又像十年前看到电视荧屏上老人的故世照片一样，真不胜人天永隔之感了。心想，这就是历史，每个人都在写历史……

此书是六十年前出版的，为什么加一行“与叶圣陶合著”的说明在标题下，却不即著者的姓名呢？因为另一作者

也就是出版者，是夏丏尊先生。陈望道先生序中说：

“像丏尊先生和圣陶先生的这部书，不但处处说得很具体，而且还能在几个问题上，披露出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来的，便是我所希望的陆续出现的书之一。”

简单一句话：此书是夏、叶二位合著的。

《文章讲话》，共十篇，后面又附有几篇关于中学生国文学习、课外阅读的文章，也是叶、夏两先生所写。前面有关文章讲话的部分，并未说全，仍应有许多话可讲，但却只有十篇，感到似乎甚少，为什么？作者在序中说了情况：二三十年间，上海有一本《中学生》杂志，十分出名，夏、叶二位为指导作文教学，合作写了一个连载文字，题曰《文心》，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文心》连载结束后出了专书，但读《中学生》的读者，感到仍不满足，纷纷来信要求写“文心续篇”。当时二位先生很忙，又不想粗制滥造，敷衍读者，便精心考虑，又在《中学生》上开了一个《文章偶话》的专栏，就指导作文的各个方面写些随笔性的文章。但刊出较慢，每三期才刊出一次，将近两年时间，只刊出了七篇。叶老只写了一篇《开头和结尾》，其它都是夏丏尊先生写的。《中学生》杂志每年暑假，照例停刊两月。序中写道：

“二十年暑假，《中学生》照例停刊两个月，我略得闲暇，就鼓起兴头赶写了三篇，打算从九月号的《中学生》起，连载几期，弥补过去的缺憾。不料‘八·一三’事变突然发生，一切变了样子，《中学生》九月号在排印中付诸劫火，截到现在还复刊无望。这新写的几篇稿子，不知在哪一天才能叫读

者读到。于是将旧稿七篇和新写的几篇合起来先行出版，改称《文章讲话》。”

小小的一本书，也标志着日寇侵略战争的战火创伤，今日重读，能不先此感伤慨叹乎？当时夏先生还留在成为孤岛的上海（当时在太平洋战争前，上海还有租界地，一时尚未被日寇及汉奸政权统治），而叶老则已由苏州逃难，辗转入川，在巴蜀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八年抗战开始了——重读此书，首先应想到这点。这虽不是主要的，却是十分重要的。

这本《文章讲话》，简单地说，可以叫作作文指导随笔，一共分作十个小题：“句读和段落，开头和结尾，句子的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所谓文气，意会的表出，感慨及其抒发的法式。”看来作者是有意识安排，讲给初学作文者听。先讲句子，逗号，句号。“读”在此也读作“逗”，因为我国传统教育，读书是自己在老师指导之下，点句读断句子，这叫“句读之学”。因为传统印书都不加标点，学生从点句、读断句子中学会读书。现在一般没有这种书了，学生读课本，一上来就读有标点的书，看似容易了，而从小也无从锻炼其读书能力，通过自己点句学会读书了，通通变成读书的低能儿了。看似帮助学生，实际害了学生。但现在已习惯如此，不必多说了。这篇一上来还是教学生如何使用标点符号和分段。“开头和结尾”是叶老写的一篇，提得也十分有意思。俗话说，“凡事开头难”。写文章似乎更是如此。老师出个题目，提着笔想半天，不知说什么好。似乎是开头问题，实际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最

根本是个思路、思维方式的问题。题目是客观的存在，不管是虚的、实的概念，都要你针对这一概念的核心，和你理解的程度，去从不同角度展开思维，确定中心，中心有了，开头如何去说，那只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了。老先生说得十分有情趣，还在引文中举了蔡元培先生的《我的新生活观》开头几句作例子：

“什么叫做旧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么叫做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

实际老先生用的还是科举考试八股文“破题”的方法，从字面先抓住中心，确立相对的、辩证的两个方面。然后逐层剖析都好着笔了。实际生活首先靠吃饭，一天三碗饭，是枯燥的，还是丰富的呢？是退化的，还是进步的呢？虽然我这问题似乎是说笑话，但也是文章另一种写法，即反面文章的开头，所以即使读老前辈的书，也要活读。“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是没有固定模式的。

书前有陈望道先生的序，序中提到“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等篇，也包“句读”、“句子的安排”等篇，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中等语文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阅书中这些篇，对静的描写和动的刻画，都举例说明，说得十分清楚，但在阅读领会当中，要理解写文时行文，本身就是运动，时间的运动，思路的运动，笔端文字的运动，但动的当中，又有静的状态，写文者要善于观察静，要善于理解动，这本身也是辩证的。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就说明眼前的流水，不停地在流着，是日日夜夜在流着，是永恒的动。而苏东坡《前赤壁赋》又说：“逝者如斯，而未尝

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又是永恒的静。“静境”与“动态”二文，能举许多中学生课文中的例子，使学生通过例句的阅读欣赏，理解并学会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学会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后面三篇论“文气”、“意念表现”、“感慨”三篇，都深入浅出，各有特点。在六十年前的读者，一般熟读的书多，引文多是读熟的，自能从举例中，得到深刻的领会。今日的读者，最苦的是记忆中的文字太少，因而在阅读中，更要从所举例子中，反复诵读，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因为语言，不管中文、外文，不管白话、文言，越是典范的作品，必须读出声音，才能有深切的联系到自己感情的体会。语文的学习、作文的学习，必须从情感、思维、兴趣入手，而一切文字的感情都是声音体现的。所以读是重要的基本功。学习别人的文章如此，检查自己的作文也是如此，写的文字通不通，顺不顺，一读便知道。写文章时，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先停住笔，把前面的读一读，自然写下去了。这本书虽然是六十多年前写的，对今天读者说来，仍是十分新鲜的，有益的。

陈望道先生在前面序中说：“语言的教育上现在还有许多问题等候大家解决。”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是依然如故，甚至是越来越难。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读只讲，越讲越烦，越讲越糊涂，越讲越不知所云。中国两千多年文化教育，不缺少母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缺少的是西方的科学文明。现在小学、中学十二年人文学科教育，真是旷日持久，学生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不知学些什么？古人说，“三冬文史足用”。现在十二年读完，有的人

图书馆

故事会

故

事

会

连封简单的信都写不清楚。我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真是感到惭愧。而且积重难返，下个世纪不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恐怕还真的要认真研究一下传统的私塾读书教育方法。掌文衡者，或有此意乎？

序 一

自从去年夏天从南中国回来，又得时常和丐尊先生会面谈天。丐尊先生非常关心中等学生的语文教育，我们谈的自然仍旧多是这方面的事，但他这时的神情已和往时大不相同，往往有一种难言的抑郁流露在语里言间。这抑郁的根源，我是明白的，并不在语文教育的本身，但我只能劝他致力语文教育的工作来排解。结果他就整理旧稿编成了这一部书。

他在这书里面很用过一些心。在几个问题上，如《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句子的安排》《句读和段落》，都有他独特的见解（圣陶先生的一篇《开头和结尾》也是如此），在其余的几个问题上，也都说得非常深入而浅出。虽然只有短短的十篇，说到的问题并不多，也不亏为语文教育上一种郑重其事的工作，我相信对于中等语文教育上一定有相当的贡献。

语言的教育上现在还有许多问题等候大家解决。例如

读文的层次问题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现在一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会选给初中学生读，也会选给高中学生读，有时也会选给大学初年级的学生读。虽然读法尽可以不相同，在读法的标准未定之间总不能不使人有漫无层次之感，而读法现在又似乎还没有确定的标准。这样漫无标准的选读，不但容易犯重复，也很容易犯深浅倒置的毛病。要去这种毛病，据我个人的意思，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够找出些条件来做层次先后的标准。在内容方面，或者可以从(1)背景的亲近不亲近，(2)需要的迫切不迫切，(3)头绪的简单不简单，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的层次。将内容的背景比较亲近的，需要比较迫切的，头绪比较简单的列在前。在形式方面，或者可以从(1)需要的迫切不迫切，(2)结构的普通不普通，(3)规律的简单不简单，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层次。也将需要比较迫切的，结构比较普通的，规律比较简单的列在前面，循次递进。这内容形式两方面究竟应该有几个条件，以及应该有哪几个条件，尽可以由大家商酌决定，但必有条件才会有标准，才可以使层次有方法相当的确定。又这种条件具体地应用起来，也许很可以发生错综纠结不易解决的问题，但总比漫无标准随意安排好些。至于选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不注意背景，注意选文形式的规律和不注意规律，我以为简直是划分新教育和旧教育的一条鸿沟，为现今的语文教学学者所不可不注意的。注意背景，语文才是历史的教授，读一篇文知道一篇文不过是一时一地的需要的反映，不见得真的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真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东西存在，那一定

不是篇中的每一字每一句，而是这些字句和那背景的关系。注意背景的读法，不妨说是立体的读法。读文能够立体的，这才没有一文没有作用，没有正作用，也一定有反作用，而正作用和反作用之间也不愁其有冲突。这立体的读法，实际也可以应用在形式方面。形式也是历史的。不过形式方面因袭性比较的重，可以用类推法的地方也比较的多。所以形式方面的教学，比较的重在使知类推，但又不能推出了界。要使人能够闻一知二；却又不致混二为一，才算合乎理想。这只有用科学的教授法将形式上所含的规律一一指出，而说明其所以同所以异，才能做到这个地步。用过去与耳谋与口谋的方法，难保不会从“未之能行”类推出“卒不之蹈”来的。我因为怀着这样的见解，故颇切望有不堕入形式主义的阐明语文规律之学术书陆续出现，使语文教育上严重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可能解决的学术基础。

像丐尊先生和圣陶先生的这部书，不但处处说得很具体，而且还能在几个问题上披露出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来的，便是我所希望陆续出现的书之一。

陈望道

一九三八年一月

序 二

前回我和圣陶因一时的兴趣合写《文心》，在《中学生》上连续登载，意外地得到好评。《文心》完结以后，就有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再续下去，来一个《文心续编》。《文心》已无兴趣再续了，读者们的要求信却老是不绝地来。为想不叫他们过于失望，于是在《中学生》里辟了《文章偶话》一栏，就文章的各方面随时写些讲话式的东西登载。我们自己约定，每年各写若干篇，每期不必全有，决勿苟且塞责，敷衍读者。

《中学生》登载《文章偶话》自二十四年九月第五十七期开始，到二十六年六月第七十六期止，共只登过七篇稿子，平均起来，要每三期才见一次。所以如此难产，一半固然是因为我们生活忙乱，一半也是因为想不苟且，太矜持了些的缘故。圣陶忙于别种写作，写得更少，只有一篇就是《开头和结尾》。

二十六年暑假，《中学生》照例停刊两个月，我略得闲